

元代

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

邱江宁◎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代

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

邱江宁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邱江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61-2703-2

I. ①元… II. ①邱… III. ①文官制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6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李 芳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自王国维将元曲作为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后，元曲研究一直是显学。相对而言，元代诗文研究颇为冷清。而就元代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形而言，诗文创作曾盛极一时。元代诗文的研究，从清康熙时候顾嗣立努力编辑《元诗选》开始，有诸如宋绪的《元诗体要》、陈焯的《宋元诗会》、张豫章等的《御选元诗》、陈衍的《元诗纪事》等。到了现当代，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邓绍基的《元代文学史》强调指出元代其他文学体裁与戏曲创作一样，也曾取得不错的成绩之后，元代诗文的研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 21 世纪之后，随着杨镰的《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查洪德的《20 世纪辽金元文学研究》、《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等著作的出现，元代诗文研究日益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关注点。

由于元朝践历时间短，疆域辽阔，民族、民俗、民情丰富复杂，同时又不像其他朝代那样汉文化高度发展、成果丰硕、成就突出，更兼元朝对武力的崇尚、对文治的淡漠，元代诗文研究一直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得到发展，研究成果也远不及其他诸代的诗文研究丰富。而且与其他又各代颇为不同的是，元代诗文的发展总是胶着于许多外在的因素，这是元代诗文创作特色形成不可忽略的原因，却也是它后世文学史评价体系中不占优势的主要因素。而像杨镰、查洪德等元代诗文研究学者这些年都努力用宏观综合的交叉视角来探究元代诗文，试图开出一片新的天地，他们自身的努力以及他们子弟的追应附和也的确引领了现如今元代诗文研究的新发展方向。本课题从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元代诗文研究，正是当下元代诗文研究努力寻求宏观交叉研究突破背景下的一种尝试。

奎章阁学士院名义上是元代天历年间，元文宗筹建用以供他与侍臣讲论经史的机构，但实质是元文宗与兄长元明宗争夺帝位过程中的尴尬产物。天历二年（1329）二月，让帝位于兄长元明宗的元文宗为打消元明宗对自己的猜疑，服从元明宗的旨意，组建奎章阁学士院。随着形势的变化，天历二年（1329）八月，毒死兄长的元文宗再次即位。由于两次成功即位都完全依靠武将燕铁木儿及其家族和心腹的力量，所以元文宗不得不为表达感激而赋予燕铁木儿家族超越皇权的权力，“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全归燕铁木儿及其党羽总裁、掌管。^① 尽管如此，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而且深受汉文化熏染的元文宗并不甘心政权完全为燕铁木儿等人把持，所以再次即位后的元文宗试图期望借助奎章阁学士院来使自己进入有序、有效的政治统治轨道。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前提，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再次即位后被升格为正二品机构，下辖群玉内司、艺文监等机构，人员数量由最初的六名扩充到八十余名，并领修大型政书《皇元经世大典》，在元文宗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元文宗时期的执政标志。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所给予的特殊愿望以及特殊地位，这个机构曾经聚集了元代文坛、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艺术收藏鉴赏事业相当繁荣。元文宗死后，这个机构不再受重视，至正元年（1340），奎章阁被改为宣文阁。从天历二年（1329）创建到至正元年（1340）被改换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存在的时间不到十二年，却在元代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是元代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绝不可忽略的机构。

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用心，奎章阁学士院承担着为皇帝和贵族子弟讲说经史，赏鉴文书、典籍、字画、器物，并备皇帝咨询、研考古帝王治术的职责，所以“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出任奎章阁官。^② 那些在奎章阁中担任职务的成员除了有跟脚的蒙古、色目人之

^①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册，第3332页。

^② 揭傒斯：《送张都事序》，李修生等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8册，第380页。

外，还聚集了虞集、揭傒斯、宋本、李洞、康里巎巎、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邻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阿荣、朵来、朵尔质班、沙剌班等一批绝对堪称元代开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各族文人精英，由于他们的聚集，奎章阁时期也堪称元代规模最齐整的馆阁文人群体的黄金时期。这些奎章阁文人与元代至元、大德时期的文臣姚燧、阎复、不忽木、程钜夫、赵孟頫、吴澄、阿鲁浑萨理、阿鲁威、畅师文等人或为子弟，或为门生，或为同事；与延祐、至治、泰定时期的文臣李孟、张养浩、蒲道源、袁桷、贡奎、元明善、王士熙、曹伯启、邓文原、柳贯、杨载、范梈、王结、李术鲁翀、谢瑞、李孝光以及进士马祖常、黄潛、宋褰、张起岩等人或为同僚，或为师友；而稍晚的危素、周伯琦、杨维桢、萨都剌、陈旅、傅若金、余阙、赵汴等人则多为他们的学生或门人。甚至宗教界如吴全节、朱思本、薛玄卿、释大诤、张雨等也与奎章阁文人群体关系密切。事实上，元代诗文创作界最瞩目的人物元诗四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元文四家（虞集、揭傒斯、黄潛、柳贯）都是13世纪70年代生人，也都是奎章阁文人群体中人，而虞集、揭傒斯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人，其他几位中，杨载、范梈是大德时期的馆阁文臣，与虞集、揭傒斯等相与唱和；黄潛是延祐首科（1315）的进士；柳贯是黄潛的同学、同乡，与虞集、揭傒斯等人同样往来频繁，所以研究元诗、文四家，根本不能摆脱他们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交游背景。

在本书的七章中，前三章主要是文献的梳理与整饬。第一章是通过大量历史背景和元代职官材料的梳理，将元代奎章阁学士院组建的政治背景、机构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描述清楚。第二章是从奎章阁学士院的组织构成以及人才选拔要求来讨论奎章阁文人的基本构成及其学养背景。第三章是以奎章阁文人的师从、交游为中心来讨论奎章阁文人群，通过研究他们作为元代中叶拢聚大量优秀文人、队伍最为齐整的馆阁文人群，与元代中、前期大德、延祐等时期馆阁文人的关系，从而梳理清楚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构建情况及成员结构。

后四章是围绕奎章阁学士院的文坛影响而进行的个案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有四个，包括虞集、马祖常、揭傒斯以及《经世大典》修撰等。典型

个案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些典型人物与事件的影响，揭示出奎章阁学士院的存在与元代文坛面貌的关系，并由此而试图指出，元代文坛也综合地体现着元代政治、文化、文学交错影响的复杂特征，这些特征从根本上也表现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的严重倾斜也最终使得文坛形成领袖人物一头独大、馆阁文人在元代正统文坛独领风骚的特征。

奎章阁学士院真正的灵魂人物是虞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非同寻常。元文宗在流放金陵时，曾在金陵大元兴永寿宫见到虞集的题字时，不仅对虞集的书法非常欣赏，令侍从模拓之后带回观览，而且对虞集所题“冶亭”二字所包含的意味也非常感慨，想见其人。以此，奎章阁学士院的组建，虞集参与策划，所有关于奎章阁学士院的敕文、诏书都是虞集拟定的。虞集作为奎章阁的灵魂与领军人物，由于他的存在与影响，奎章阁文人群体之于元代文化界、文艺界的影响提升了许多层次。而虞集作为在奎章阁学士院地位最高的南方文臣，也作为元代赵孟頫之后政治地位最高的南人，他本人也借助奎章阁的影响力，将他的文艺创作理论和创作观念推广于天下。就文学领域来说，如果说唐有杜甫，宋有苏轼，那么说元有虞集绝不为过，而与杜甫之于唐代、苏轼之于宋代的影响相比，虞集之于元代的影响则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虞集出生南方世家。其五世祖是南宋著名宰相兼史学家虞允文。曾祖父虞刚简是理学家，曾经与著名学者魏了翁、李心传等人在蜀地讲学，使得蜀地之士“尽知周、程、张、朱传授之旨”^①。虞集的叔祖虞世龙是元初著名的地理学家，参与主修元代大型地理志书《大元大一统志》。虞集的父亲虞汲与经学大师吴澄交情甚厚，是吴澄草庐学派讲友。虞集的母亲是南宋国子祭酒杨文仲的女儿，杨家世代以《春秋》名家。虞集在青少年时代便“入则受教家庭，出则从诸公游，于经传百氏之说、帝王之制、有国家者兴衰得失之由与其为之之术，无不学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核于近代者，尤精详矣”。不仅如此，虞集从青少年成长时期开始就追随吴澄左右，受其鼓励与教诲，所谓“自幼

^① 赵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全元文》第54册，第352页。

侍侧，以聆其绪余，晚仕于朝，尝从先生之后”^①。虞集从 30 岁开始出入馆阁一直到 60 岁致仕，由成均、颂台及于史馆、经筵，一直洊历清要。在元文宗时期，虞集参与策划了奎章阁学士院的成立，成为奎章阁学士院的侍书学士，担任了《经世大典》的实际撰修总裁，是元文宗出入不能离开的授业老师。与杜甫、苏轼等人的人生际遇相比，虞集虽然生在民族多元、且对南人颇为猜防的元朝，但他却成为立身元廷中，名位最高的南人。在整个文学史上，虞集的成就或许不能与杜甫、苏轼等人相比，但论及文人的际遇，从古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而虞集也无愧于家庭、时代的厚予，他接过时代复古思潮的大旗，将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发展推向高潮，广及天下。而且，虞集受其导师吴澄“著作以立教”思想的影响，在 60 岁致仕回到江西一直到 76 岁去世，不顾残年衰朽之躯，一直兢兢业业地通过讲道授业、为人序跋等方式传播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理念。而虞集在元代朝野文化界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时人在著作之际不仅以得到虞集之序或者品题为荣，更可以凭借虞集之序提高知名度甚至得到刊行资助。由于这一原因，有元一代，馆阁与山林创作不似其他诸代分际明显，出现相当程度的融合并轨情形。

虞集之外，奎章阁时代影响力仅次于他的是色目作家马祖常。马祖常是元文宗最欣赏的作家，也是元代西域汉化程度极高、影响最著的代表作家之一。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论西域文家，仍推马祖常”^②，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元代恢复科考的延祐元年（1314），马祖常以河南乡试第一的成绩进京会试，然后以第二甲第一的成绩，名噪京师。之后，马祖常一直官运亨通，成为奎章阁时代最受元文宗倾重的馆臣。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恢复百年旷典，亲自祭奠南郊，马祖常担任读祝册官，参定典议。至顺二年（1331），马祖常扈从元文宗清暑上京，并应元文宗之命作《龙虎台应制》诗，诗作雍容高华，深契元文宗心意，以至于元文宗读后，由衷地叹赏道“孰谓中原无硕儒乎”^③。依靠自己的才华与人格魅

① 赵沅：《邵庵先生虞公行状》，《全元文》，第 54 册，第 353 页。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6 页。

③ 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懿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滋溪文稿》，第 144 页。

力，马祖常一方面与奎章阁文人群体来往密切，以文章相淬砺；另一方面，又积极提携后进以张大影响，像宋本、黄潛、苏天爵、王守诚、陈旅几个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核心成员就是由于马祖常的力荐而登上文坛中心位置的。值得一提的是，马祖常曾于泰定四年（1327）担任会试主考官，而这一年科考所选中的进士有元末最著名的南北两大作家萨都刺和杨维桢，此外诸如黄清老、赵期颐、燮理溥化、郭嘉、张以宁、李黼、观音奴、索元岱等也都是元末时期相当活跃的人物。在奎章阁时代，马祖常的影响极大，诚如四库馆臣下论所说，“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数人为之巨擘云”^①，概括得非常精要、准确。

奎章阁学士院在文坛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应该算是《经世大典》的修撰。《经世大典》的修撰是元文宗复位后，提升奎章阁学士院地位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尽管它的修撰过程相当匆忙，880卷的内容，还加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总共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但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经世大典》的匆匆上马、匆匆完成让奎章阁学士院的作用更加突出、集中地发挥出来，几乎完全成为奎章阁学士院文士们体现他们的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经世大典》是一部典型的政书，其编撰的目的就是不谙政事的元文宗提供直接的制度参见和政治指导，但作为元代自蒙古立国至1329年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经世大典》又是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奎章阁文人们在集中撰修此著过程中，由于元文宗本人的积极参与和褒扬，言必有据、叙事严整、语简而当的朴雅审美倾向逐渐形成，并进而通过整个创作群体的推广而影响天下。

最后，以辨析《奎章政要》一书的真伪来探究元末人们对奎章阁文人的暇猜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虞集与揭傒斯两位奎章阁学士院、元代正统文坛的重要文人关系的比较。奎章阁学士院中的南人官员，虞集之外，揭傒斯是最受人们瞩目的。奎章阁学士院在刚成立不久后，文宗想让“勋戚大臣之子孙”都受汉学教育，天历二年（1329），设授经郎一职，“专一训

^① 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教怯薛官大臣子孙”^①，并命“学士院择可为之师者”，选拔最终“得十余人”，人们公认揭傒斯是不二人选，“无以易公（揭傒斯），乃擢公授经郎”。《经世大典》开修之后，揭傒斯是主要撰修人员之一，曾因为所修撰的《秋官宪典》，令元文宗大为赞赏。据与揭傒斯为同僚的欧阳玄记载，元文宗在奎章阁时，凡“有所咨访”，揭傒斯总能“奏对称旨”，所以元文宗对揭傒斯非常爱重，“恒以字呼之而不名”，倘若中书荐用文官、儒臣，元文宗必发问说：“其才何如揭曼硕？”^②可见揭傒斯在奎章阁学士院不一般的影响力。就文坛影响来说，揭傒斯虽然成绩不能与虞集比肩，但与虞集一样位列“元诗四家”、“元文四家”之中。至正元年（1340），国家开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任总裁官，直到至正四年（1344）在史馆染上寒疾而死。值得注意的是，虞集至顺三年（1332）因眼睛逐渐失明离开大都回到江西临川，之后的十余年间，揭傒斯是京师文坛的实际领袖。同一时期的两位文坛领袖，年龄相当、地位相近，人们不免悬猜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至正元年（1340）揭傒斯在给范梈写的一篇诗序也对两人的才华高低略有比较，而元末陶宗仪的《辍耕录》“奎章政要”条的记载内容，更是坐实了人们认为虞集、揭傒斯两位文坛宗主之间存在芥蒂的猜想，因此本书特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试图在辨明二人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奎章阁学士院对于元代中晚叶文坛的深远影响。

另外，本书结尾还附有“奎章阁文人群体活动编年”，以条目的形式具出，以便人们对奎章阁学士院、奎章阁文人群体的馆阁经历、馆阁著述情况有个纵向的了解。由于奎章阁学士院是元代中叶重要的馆阁机构，奎章阁文人群也是其时相当有影响力的馆阁文人群，而虞集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从二品侍书学士，是奎章阁学士院和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灵魂核心，所以该编年以虞集大德五年（1301）到达京师的时间为始，以虞集至正八年（1348）去世为终，共48年时间。该编年录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朝廷文化政策、文化行为；第二部分是以虞集为中心的元代中叶重要馆阁文人的任职活动情况；第三部分主要是奎章阁文人们的馆阁著述行为；第四

① 杨瑀：《山居新语》卷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页。

② 黄潜：《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全元文》第30册，第179页。

部分是元代重要文人的生卒年时间交代。另外在每条条目后面都附出条目出处，以便查考。

关于奎章阁的研究，目前的成果还比较少，而且多不是从奎章阁的文学影响来谈。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姜一涵的《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立足奎章阁这一元代著名书画鉴藏机构，对奎章阁做过官制和人物的考察，是现有关于元代奎章阁研究的唯一一部专著，也是进行此类研究所必须参见的基础之作。此外王力春的论文《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杜秉彝考》（《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王韶华的《元代题画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牛继飞的《元代宫廷绘画机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届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等一些涉及元代书画机构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均参见姜氏之说，对奎章阁的研究有所发见。关于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专著讨论。笔者2009年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是专门讨论奎章阁文人与文学的关系的论文，另外唐朝晖的《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也是有关奎章阁学士院的文学意义的研究，但总体上说关于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关系的研究，目前还较少，与它们的实际意义不太相符，急需深入展开。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奎章阁学士院的组建	(1)
第一节 奎章阁学士院组建时复杂的政治背景	(1)
第二节 奎章阁学士院成为元文宗执政标志的原因	(10)
第三节 奎章阁学士院的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30)
第四节 奎章阁学士院的变迁	(49)
第二章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构成	(55)
第一节 奎章阁学士院的组织构成与官员选拔	(55)
第二节 奎章阁文人的学术背景	(76)
第三节 奎章阁文人的文艺才能	(88)
第三章 奎章阁文人的交游以及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构建	(100)
第一节 大德间馆阁文人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交往	(101)
第二节 延祐儒治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成熟	(113)
第三节 奎章阁文人的交游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建构	(135)
第四章 奎章阁学士院的灵魂虞集及其在元代文坛的意义	(155)
第一节 虞集的教育、际遇	(155)
第二节 虞集的文艺理论及创作实践	(166)
第三节 虞集的文坛影响	(181)

第五章 奎章挚友马祖常及其文坛影响	(194)
第一节 马祖常的家世及教育背景	(195)
第二节 马祖常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唱和	(203)
第三节 马祖常在奎章阁时代的文坛影响	(216)
第六章 奎章阁学士院与《经世大典》的修撰及其文坛影响	(222)
第一节 奎章阁学士院与《经世大典》修撰的密切关系	(223)
第二节 《经世大典》“会要体”修撰体例与奎章阁文人朴雅创作 风格的形成	(227)
第三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晚期朴雅创作审美风气的形成 ...	(238)
第七章 《奎章政要》真伪辨析及其他	(244)
第一节 《奎章政要》乃《太平政要》之误称	(245)
第二节 元末民间对奎章阁的猜想及杜撰“奎章政要”轶闻的原因 ...	(248)
第三节 “奎章政要”描述与事实的违谬	(254)
结语	(261)
附录 奎章阁文人群体活动编年	(264)
参考文献	(319)
后记	(346)

第一章 奎章阁学士院的组建

奎章阁^①学士院是元代文宗时期的著名文化机构，也是元文宗政治、文化成绩的典型代表，以设在奎章阁内而著称。由于元文宗对它的极端重视，在元文宗在位的五年间，这个机构曾经聚集了当时元代文坛、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艺术收藏鉴赏事业相当繁荣。元文宗死后，这个机构不再受重视，1340年，奎章阁被改为宣文阁。从1329年创建到1340年被改换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存在的时间不到十二年，却在元代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是元代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绝不可忽略的机构。因此，首先溯清这个机构的来历、背景以及人才选拔机制、机构职能对于把握这个机构所实现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非常有意义。

第一节 奎章阁学士院组建时复杂的政治背景

奎章阁学士院的组建就其出发点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文化机构，但是由于组建者是年轻的元朝文宗皇帝，其政治出身以及个人因素使得奎章阁学士院变成了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面目不够清晰的文化政治机构。

^① 按：关于奎章阁这个机构的研究，台湾姜一涵氏的《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做得很扎实，本书研究的开始以及大量资料线索都从姜氏著作中获得启发。

奎章阁学士院的创建者元文宗图帖睦尔，是元武宗（海山）的次子，元明宗和世㻋的弟弟，大德八年（1304）生。在叙述元文宗一家的来历前，必须先回溯一下元代帝系。元世祖忽必烈在朝时，于至元十年（1273）立真金（后被封为裕宗）为皇太子，真金在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5）病死。真金有三子，长子甘麻剌^①、次子答剌麻八剌^②及幼子铁穆耳。次子答剌麻八剌最为真金和忽必烈所钟爱，却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病死，铁穆耳在朝中百官的支持下问鼎成功，成为元成宗。成宗之子德寿比成宗早夭，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病故后，朝廷再次发生帝位之争^③。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由于武宗在争夺皇位之际得到了弟弟、即后来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鼎力支持，因此武宗即位之后，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定订盟约“兄弟叔侄，世世祖承”。至大四年（1311）武宗崩，传位于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④，史称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违背“兄弟叔侄，世世祖承”盟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出武宗长子和世㻋居于朔漠。至治元年

① 按：甘麻剌（1263—1302），元世祖忽必烈之孙，真金长子。至元中，奉命出镇北边，二十七年（1290）（今河南沁阳）封梁王，镇云南。二十九年，改封晋王，总军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漠北蒙古军民、国土。世祖死，谋继立，不成，复还藩邸。泰定元年（1324）长子也孙铁木儿（泰定帝）即帝位，追上庙号显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② 按：答剌麻八剌（1274—1292），元世祖忽必烈之孙，真金第二子。至元二十八年（1291）出镇怀州，未至，以疾召还。子元武宗海山在位时，上庙号顺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页。

③ 按：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八日崩，“时武宗抚军北边，仁宗侍太后在怀庆，诸奸臣谋断北道，请成后垂帘听政，立安西王阿难答。（右丞相）哈剌哈孙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疾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第11册，第3294页）三月四日，仁宗在哈剌哈孙帮助下回朝，将左丞相阿忽台、安西王阿难答等诛灭，平息内乱。时诸王阔阔出等认为仁宗“实世祖之孙，宜早正天位”，仁宗则认为“怀宁王（武宗）吾兄也，正位为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边”（《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元史》第2册，第536页。

④ 按：据《元史》“康里脱脱传”载：“（至大三年，1310）三宝奴等劝武宗立皇子为皇太子。脱脱方猎于柳林，遣使亟召之还。三宝奴曰：‘建储议急，故相召耳。’脱脱惊曰：‘何谓也？’曰：‘皇子寝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脱脱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堕其成。’三宝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三宝奴虽不以为然，而莫能夺其议也。”《元史》卷一三八，第11册，第3324页。

(1321) 出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居于海南。英宗即位后，元武宗的长子和世㻋被封为周王，出镇云南。和世㻋行至延安，起兵反，失败。和世㻋后来西行到了阿尔泰山，在西北诸王的拥护下，一直居于西北。次子图帖睦尔在英宗时期出居海南琼州。元英宗即位后颇为激进地推进政治的汉化改革，这大大触动了蒙古贵族的利益。而且英宗还对前中书右丞铁木迭儿父子贪赃不法行为进行清算，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八思吉思等。一系列举措引起了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余党的极度震恐，于是以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余党在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于至治三年（1323）八月在上都发动“南坡之变”^①，杀死英宗，北迎晋王即真金长子甘麻剌的儿子也孙铁木儿为帝，是为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正月，图帖睦尔回到大都，十月被封为怀王。泰定二年（1325）正月图帖睦尔出居建康，后又徙居江陵。

泰定五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死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发动政变。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海山的亲信^②，“武宗镇朔方，备宿卫十余年，特爱幸之”^③。燕铁木儿“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但此时和世㻋却“远在沙漠，猝未能至，虑生他变”^④，所以燕铁木儿便迎江陵的图帖睦尔到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即皇帝位，改元天历。与此同时，泰定帝的幼子刺吉八在上都称帝，十月即被图帖睦尔

① 按：1323年八月，元英宗和拜住自上都南归，驻蹕南坡，被一部分蒙古贵族与大臣发动兵变杀死，史称“南坡之变”。策划兵变者与镇守北方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取得联系，约定事后推他为帝，故“南坡之变”后，也孙铁木儿在漠北称帝，是为泰定帝。泰定帝死后，接着即位的元文宗图帖睦尔指责他“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第3册，第709页）他的神主未能进入太庙，也就没有庙号，史籍通常称他为泰定帝。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元代，白纲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② 燕铁木儿：钦察贵族。其祖父、父亲都在抵御西北蒙古宗王的战斗中立有功勋。钦察：元代色目人的一种，属突厥语族，分布在今里海、黑海之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迄顿河的草原，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信基督教。蒙古西征时，许多钦察人归附蒙古，来到中原。钦察人组成的军队以骁勇善战而闻名。

③ 宿卫：在突厥—蒙古语中指怯薛，即蒙古、元朝禁卫军。燕铁木儿在从武宗微时即伴随身边的贴心护卫，所以武宗特别爱幸之。

④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第3册，第695页。

等击败^①，不知所终。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㻋在和林^②即位称帝，史称元明宗。图帖睦尔派人给和世㻋送去传国玉玺，并迎接和世㻋。《元史》载：

天历二年正月乙丑，文宗复遣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来迎。乙酉，撒迪等至，入见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劝进。丙戌，帝即位于和宁之北，扈行诸王、大臣咸入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③

从《元史》这段话可以知道，天历二年二月，元明宗即位之后，没有更换年号，所以他在位期间依旧用元文宗立朝时的天历年号。元文宗派使节哈散、撒迪等人相继到明宗所在地来迎接他，而元明宗也在朔漠诸王的支持、劝谕下，从北出发，往南奔赴京师大都。《元史》又载，三月，元文宗再派燕铁木儿北上“奉皇帝宝于明宗行在所”。明宗得到宝玺之后，即诏命廷臣：“宝玺既北上，继今国家政事，其遣人闻于行在所。”四月，图帖睦尔被明宗立为皇太子。五月丁丑（十九日），图帖睦尔率诸王、大臣从大都出发，北迎明宗。七月丁巳（四日），“次上都之三十里店”。七月

① 按：泰定五年（1328）七月十日，泰定帝病死上都，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按预定计划发动政变，杀死诸多留守大都的大臣，同时派人驰驿江陵迎护怀王图帖睦尔北归大都。而燕铁木儿在上都的同党也按原计划举事，不料事迹败露，被泰定帝的心腹大臣倒剌沙杀掉。八月二十七日，图帖睦尔回到大都，而上都的倒剌沙已派兵进攻大都，“两都之战”爆发。在上都军频频进攻的严峻形势下，燕铁木儿等诸王大臣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由，请图帖睦尔“早正大位，以安天下”，九月十三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改元天历。同月，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的幼子刺吉八为帝，改元天顺，两个政权对峙，展开激战。在大都军与上都军激战于京畿一带之际，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都元帅不花帖木儿，会合撒儿后王齐王月鲁帖木儿等乘虚围攻上都，十月十四日，留守上都的倒剌沙等“奉皇帝宝”投降，天顺帝不知所终。这一失败导致了支持上都的诸路军的瓦解，其他残余势力直到至顺二年（1331）才平息。参见薄音湖《蒙古史词典》（古代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和林：全称哈剌和林，突厥语“黑砾石”之意，蒙古国都城，始建于元太宗七年（1235）。元世祖定都大都后，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并置和林路总管府，为行省治所。皇庆元年（1312），行省改名岭北，和林亦改名为宁。明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死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据和林，复以为都城。由于明军的进攻和蒙古贵族的内讧，和林屡遭破坏，遂被废弃。遗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右岸厄尔德尼儿召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17页。

③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第3册，第696页。